

世界富豪百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大银行家

[法] 居伊·罗特希尔德 著

罗特希尔德自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富豪百传

大银行家 ——罗特希尔德自传

〔法〕居伊·罗特希尔德 著
张久发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前 言

罗特希尔德家族曾是欧洲最负盛名而且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之一。这一家族发迹于十九世纪初叶，曾经垄断和控制了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业务。它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等地开设银行，并运营良好。罗特希尔德财团还同时经营铁路、采矿等多种业务，对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局势产生过较大影响。

本书的作者居伊·罗特希尔德是罗特希尔德财团第四代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之下，罗特希尔德财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作者在这部回忆录中描绘了罗特希尔德财团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所经历的兴衰史，读者还可以从这个侧面窥得 1870 年普法战争时期欧洲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了解在 1929—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动乱的十年里法国、欧洲和美国经济社会状况和它们之间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世界所造成的创伤以及战后法国大资产阶级是如何“艰苦奋斗”、振兴经济。居伊·罗特希尔德作为西方一位大银行家，他叙述的发家致富的理论和手段，以及在银行和其他业务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主张和方法，这些也有益于读者打开眼界。至于他出于本身利益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非难 1981 年 5 月法国社会党执政后实行的国有化，以及他的其他一些观点的局限性，相信读者是很容易鉴别的。

目 录

前言	(1)
1. 金钱与家族	(1)
2. 古堡岁月	(6)
3. 庇护人与我	(41)
4. 祖传家业	(70)
5. 社交与情感	(86)
6. 闪电战中的经历	(112)
7. 法国沦陷后的生活	(131)
8. 美国境内的法国人	(146)
9. 海上遇难	(155)
10. 自由法兰西运动	(170)
11. 战后艰辛的复兴	(195)
12. 乔治·蓬皮杜	(219)
13. 投身采矿业	(254)
14. 有魅力的女人	(269)
15. 光阴荏苒	(289)
16. 有经无险的人生插曲	(308)
17. 犹太人历史的延续	(320)
18. 家族事业的沉沦	(335)

1. 金钱与家族

钱，作为财富的象征，人皆有之，但却又都不敷使用。缺钱时，人们会满腹怨愤；来钱时，则又会举手欢迎。很多情况下，人们厌恶谈钱，可又天天想钱。金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是经济的血液，万能的工具，成功的手段，威力的象征，权势的标志。它的作用几乎一直是双向的。它可以医治病人，又可以使人生病；它可以救死扶伤，又可以使人丧命。它有时静卧不动，有时又会四方流通；有时大量繁衍，有时又会销声匿迹。它可以腐蚀人的心灵，可以提高人的地位，还可以转入他人之手。它既受到赞赏，又相当肮脏。人们有时把钱甩掉，可又梦寐以求；或者，人们把钱藏在隐蔽处，可又喜欢显示自己富有。人们浪费金钱，挥霍金钱，甚至蔑视金钱，可又崇拜金钱。金钱就是财富，因此无人不在积累……不过，这样发展下去，它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人们诅咒金钱，屏弃金钱，可又羡慕金钱。许多实业家把自己内心的情感、竞争的后果、事业的成败、经受的挫折、胸中的抱负以及许多积怨等等，都与金钱联在一起，似乎金钱既是一切的善源，又是一切的罪恶之源。也许某个夜深时刻，金钱倏忽站了起来，摆开架势，居高临下，闪闪发光；它既能资助人，又能叫人不堪重负。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尊梦幻中的神，人们祈求她保佑，又害怕她降临。金钱，我们几乎把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都归咎于它，使它成了替罪羊。金钱，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流通工具，人们给它

涂上了种种感情色彩。它似乎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成了人人追逐的目标。

对于金钱，人们的确把话都说尽了。为了使它驯服，政治家们又有哪种办法没有尝试过呢！社会党人把平均主义和主持正义两者相混淆，从嫉妒心理出发，主张定量分配金钱，并且试图消除金钱的威力，但收效甚微。自由派人士倒是相对比较现实，希望使金钱成为一种工具，一种动力。当然，社会党人也好，自由派人士也好，他们的愿望最终都是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1981年，莫鲁瓦总理曾在国民议会谴责法国各大企业领导人，指控他们替企业赚钱。我听到他讲这番话之后，万分吃惊。因为恰恰是为了赚钱，企业才选择他们担任经理；也正是为了赚钱，企业才付给他们酬金！

如果法国航空公司、雷诺汽车公司以及各家国有化的银行和大型企业都按照新任总理的原则办事，如果这些企业的经理今后不再关心帐目盈亏，那么，支付捐税的法国人是不欢迎莫鲁瓦先生超凡入圣的言论的。这是因为，仅有两种选择，不赚钱，就要赔钱，而且往往赔钱甚多。

社会党人臆想取缔资本主义，但是，他们至今仍未找到一种替代模式，因此也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既然如此，如取诚实态度，就应按规律行事；只要还有赚钱的可能，就不要去责备那些把钱赚到手的人。大家都在设法使自己更富一些：最低工资收入者希望改善自己的状况，收入高于他们一倍的人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当收入高出他们三倍的人希望达到高出五倍的水平时，就成了唯利是图之辈呢？世间总有一些人比自己穷，也总有一些人比自己富。这一点是没法改变的。诚然，有人用钱甚为阔绰，有人却无法维持生计，他们之间的悬殊差别确是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差别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

家之间远比在西方社会内部更为突出。赚钱，并不意味着置荣誉于不顾，去干违背良心的事。

在法国，金钱历来（可能只有十九世纪例外）不是高尚之物。早在中世纪，教会就鞭挞金钱。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又谴责金钱的极度丑恶。依此看来，必须鄙视金钱，因为它永远是肮脏不堪的。

可是，为了得到钱，人们却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把这称作虚伪也好，不合逻辑也好，都无关紧要。法国人则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难题：他们对自己的钱十分爱惜，而对他人的钱则漠然视之。与其他国家人民相比，法国人的爱钱之心可能最为强烈。在法国，几乎每个人都怀疑其他人无不是从利己主义的物质考虑出发从事各种活动。房地产和祖传家业是神圣财产，而钱币和资金则属于来历不明之物。法国人在他们的零用小钱以及羊毛袜子里的非薄积蓄与神秘的匿名财富之间，违情悖理地划出了一条界限，并且据此对二者区别对待。这种奇异的幻觉成了那些提出征收资本税——美其名曰“高额资产税”——的人进行辩解的理由。课税对象涉及一整套常常是无法结算和分割的非流动资产。而实际上，只有对那些通过参加活跃的国家经济生活而获取的利润，才应该加以逐年征税。

总而言之，各阶层的人，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通过他们与金钱的关系表露出自己的全部性格特征。

对于有钱的人，人们采取了两面的态度：一方面对他们表示钦佩，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类似家长的保护；一方面又嫉妒他们，唾弃他们，说他们有一种可恶的优越感，应该受到谴责，同时还推测他们使别人蒙受了耻辱，于是进行抨击。富人不被当作兄弟对待，而被视作另一类范畴的成员：金钱使他们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就他们而言，靠钱得来的种种利益是一文不值的，只有依靠个人奋斗而赢得的一切才有价值。

罗特希尔德家族成员是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从这个家族形成之日起，他们身上就体现出了金钱所代表的一切：威望、阔绰和势力。

如果有谁执意炫耀自己有钱，那么，他的名声越大就越不得人心。

在诸多拥有各类不同资产的“富豪”中（这些资产至少也会招致他人嫉羨参半），单罗特希尔德家族被戴上了高帽，确切的说，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固然两位总理（勒内·迈耶，特别是乔治·蓬皮杜）的威望使他们得到了某些益处，但这纯属巧合，因为早在这两位人士成名之前，罗特希尔德家族就与他们交往了。对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十九世纪与欧洲各国首脑保持特殊关系一事，有人刻意地加以渲染，甚至一度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真是荒唐之至。

也许是命运在捉弄人。时过不久，罗特希尔德银行便被实行了国有化，使得他们近两个世纪以来赖以生存的理由转瞬之间即丧失殆尽。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罗特希尔德一家，你就会发现他们象警官一样正直。他们毫不傲慢自大，而是悉心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别人谈起他们，总是褒称“罗特希尔德家族”，把这个家族的整体视作某种象征。他们祖辈的座右铭是“和谐、廉洁、勤奋”。有了这个传统，这一家人不能不休戚与共、风雨同舟。他们时刻担心家族内部某个成员会做出有损于本族声誉的事情来，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过失都毫不容情。不言而喻，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象罗马时代的公民一样，一律平等。彼此相似的命运总能替他们消除个人之间的分歧。对于内部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争夺纠纷，他们往往是围坐在桌旁，促膝谈心，晓以大义，以此冰释争端。这样做，既出自友爱之情，同时也是为鼓励竞争。

我不知道一个贫穷的罗特希尔德家的人是什么样子，只能设想他将隐姓埋名地度过一生。不过迄今为止，还很少看到有哪个罗特希尔德家的人被发财致富的恶魔迷住了心窍，或是疯狂地企图重建家业，达到祖辈拥有的财产数量。他们的倾向，如其说是依靠现有的资产，从中取利；不如说，每个人都是根据个人不同的兴趣来决定如何利用现有资产。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诸如在选择寓所和搜集藏品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执著追求美的享受，重视购货或储存物品的质量规格，待人接物讲究风度，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家庭希望在生活中保持风雅而不奢华的传统的标志。遗憾的是，这些如今都不时兴了，都已与历史潮流相悖。

就我本人而言，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生活的宠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祖辈们在往昔的岁月中不得不承受的艰辛和屈辱。他们只是埋头苦干，而从不考虑任何享受。每忆及此，我就能够经受住种种考验。生活的磨练使我懂得：一家几代人赢来的物质上的安逸和精神上的自豪感，是可能从我手中葬送掉的。

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其青年时代就很有名望，门第光耀显赫。因此，不可避免的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些自我陶醉，而这，倒是可以激发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们有理由象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当之无愧地享有声誉。可能有些成员会因此暗自担心，害怕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罗特希尔德家族相信自己得天相助，过着美满生活。想到这一点，他们今天欣然地挑起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所带来的全部重担，立志努力奋斗，争取锦上添花，使这一家族显赫如初。

2. 古堡岁月

童话中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在古堡中过着闲逸阔绰的生活。打扮得非常俏丽的小姐和长发髻曲的公子在仙山琼阁般的景物里东游西逛，今天跻身光彩炫目的节日庆祝活动，明天又会出现在华丽的舞会上，尽情嬉戏。有的时候，他们虔诚期待好心姐姐来到身旁，而姐姐也总是会来的，然后帮助他们驱魔除怪，或者，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他们摆脱孤独的烦恼。

但我和我的两个妹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古堡——或者说是类似古堡的深宅大院里伴着父母度过的。不过，根据我的记忆，当时的府邸与我本人后来在画册上看到的迷人仙境毫无相似之处。我们的房间布置得比较简单，比较朴实，也比较自然。

我儿时的古堡名叫费里埃，那里充满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依靠这些回忆，我才能够重新描绘出一部人间生活的历史画卷。岁月虽然在流逝，但直到我关闭这个古堡之前，它的生命从未止息。它象人生一样，历经兴败盛衰。德国人曾于1870年和1940年两度占领古堡，这是它的黑暗时代；还有一段时期，它变得日益荒凉，毫无生机可言。后来，它又被精心修葺一新，宛如结婚礼堂。到了最后几年，它的景象最为壮观。当我和玛丽—埃莱娜把古堡交给巴黎大学使用时，我们希望通过这赋予它新的生命。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古堡今天已经沉

睡不醒，一片凄凉……

对于我和妹妹来说，费里埃当时就是我们的“生活之家”。在这里，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虽然有些事平淡无味，但有些事异样新奇。当我们到了记事的年龄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种事情混杂相间的场景。这种生活虽然充满矛盾（我的儿童时代的生活），但并没有使一个同周围环境长期接触、而不发问的孩子感到惊奇；其实，这种生活当时具有很多魅力，出现过不少神话般的光怪陆离的画面。可是今天回顾起来，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它节奏缓慢、单调，常常使人感到烦闷、空虚。

尽管如此，那里却也不乏良辰美景。沉睡在幽林深处的古堡，每隔一定时间就会苏醒一次。年迈之人回忆儿时生活，无非想再现某些场面，重温某些经历。这里，我既不温情，也无批判，只是想利用一点时间，把昔日人们的生活场景描述出来。他们在古堡里辛辛苦苦地度过了一生，如今已长眠地下。舞台上的角色既已作古，今后也就无人再过这种古老而又幽深的生活了。在当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或是惊涛骇浪，或是涓涓细流。我以为，既然我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就应该尽力使人们至少不要把它忘掉。

1829年，我的曾祖父雅姆·罗特希尔德从拿破仑一世的旧臣——富歇的继承人手中买下了费里埃这块地方的产业。当时，那里仅有一幢矮小的建造在池塘旁边的古堡和附近的几块田地。雅姆后来又陆续添置了一些田产，扩大了土地面积。他有了钱以后，就决定在这里修建一所与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和抱负相称的宅邸，让它成为一个犹太人孩子难以想象的报复行动的象征。雅姆首先竖桩围起一个新宅院，接着便兴建农场，给土地排水……据《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报道，雅姆的庄园很快就成了“全法国的模范农场”。后来，他拆毁了原来矮

小的古堡，所以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任何痕迹了。

新宅建设工程原计划要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但实际进展很快。1855年7月才破土动工，1859年便竣工了。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个创举。

在工程进行期间，雅姆住在一所“猎人小屋”里。这间小屋后来与畜舍连成一排了。

当时，他请来英国著名的风景画家和建筑师帕克斯顿负责设计工作。帕克斯顿和雅姆一样，也是一个现在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园林工人。起初，他曾帮助父亲在德文希尔公爵家里干活，晚上去夜校听课，后来得到晋级；在此期间，他娶了德文希尔公爵管家的女儿为妻。由于他在园艺和建筑方面都显露出卓越才华，因此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许许多多著名建筑物中，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加冕典礼的水晶宫就是由他负责设计的。可能是为了报答帕克斯顿的这项辉煌建树，此后，他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得到了贵族头衔。相传，在水晶宫宽敞的玻璃天棚底下，总有一群小鸟在飞翔、歌唱。一开始，女王对此非常喜悦。久而久之，女王对鸟儿的吱吱喳喳叫声感到厌倦了。她询问威灵顿公爵，谁可以使她摆脱讨厌的小鸟。公爵的回答十分简单：“鸟，陛下！”女王一时哭笑不得。

帕克斯顿受他的朋友德文希尔公爵派遣，曾赴远东工作。归国时，他带回来许多欧洲所没有的花草树木，并通过精心护理，使这些植物适应了本地气候。总之，他不是一个凡夫俗子。此人才华横溢，而且很有胆识，极少因循守旧，这些迷住了我的曾祖父。

帕克斯顿为费里埃设计的方案，乍看起来十分简单：一幢高大的方形建筑，四角各有一座箭楼，亦呈方形，顶端各有一个小巧的尖塔（后来改建成了圆形屋顶）。建筑的正面比较朴

实，只是在东北侧有一条新颖别致的长廊，尽头耸立着一排意大利式列柱。整个建筑和谐匀称，正中央是一间宽敞客厅，其中天花板为玻璃结构，人们称之为“大厅（grandhall）”。

在费里埃，“大厅”是古堡的中心部分，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在其四周，下边一层用作客厅、各式沙龙以及餐厅、游艺间等等，上边一层则用作卧室。卧室都朝外，分别面向东西南北四方；朝内的一面，开门便是一条与底层屋顶相齐的环厅走廊。穿过走廊，可以经由四扇门进入大厅，门外有一条围有栏杆的凹入建筑物的圆形阳台，其高度亦与底层屋顶相齐。阳台结构与意大利的凉廊（乐师可在廊下演奏晨曲）很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宾客经过阳台、没有下到底层之前，目光稍稍一扫即可看到下边大厅——日常活动场所中的情况。由于大厅四壁没有外窗，阳光只能从顶部射入。据说当时人们不喜欢日光，费里埃的建筑就是最好的证明。西南面的各间沙龙专供招待客人使用，可以说是夜生活场所。朝北的几套房间被认为是最舒适的所在，我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的卧室都在这里。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可能是某种变革的兆头罢，我的母亲选择了西南面房间作为卧室，那里室内光线明亮柔和，又可远眺秀丽景色。人们通过一道盘旋两圈的楼梯便可踏入宽阔的环湖草坪。

宅院布局亦出自帕克斯顿的匠心。它占地四百公顷，周围用石头垒起一道高墙。帕克斯顿不仅把大量奇树异卉种植在这里，还精心安排、设计了多处可供观赏景物风光的地方。看来，也只有英国人精于此道。几十年后，人们来这里散步，随处都可以领受到自然的妙趣。这既要归功于大自然的豪放气势，也要归功于人的智慧才能。我的先辈最初打算每年秋天来费里埃居住，因此，帕克斯顿想尽一切办法，选来许多在这个季节暖色最浓的树种。这样，到了秋天，宅院里便出现了一幅

五彩斑斓的画像：既闪烁着普通树林的金色和褐色的光波，又掺杂着种种不同寻常的色调，交相辉映。其中有橙红色的槭树，绯红色的山毛榉（这是帕克斯顿“随意种植”的），鲜红色的秃柏，灰蓝色的雪松（这是我父亲后来补种的）。在大湖远处，有一座浓荫遮蔽的小丘仿佛从湖心跃出，实际上，那是大湖彼岸的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座希腊式的漂亮教堂。平时，只要人们游兴勃发，总要一直漫步到这里。再往远走，就是野兽出没、可以狩猎的森林地带了。这片森林，虽说地处大湖后面，但却渐渐分作两路折了回来，呈马蹄铁状，郁郁葱葱最后合拢在一起。因此，也可以说它就绵延在古堡两翼。

见过它的人们一致认为，费里埃是“第二帝国建筑风格的典范”，是“伊丽莎白式建筑派生出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结构披上了拿破仑三世时代的外壳”。此言不虚。

古堡的装饰工作交给了画家欧仁·拉米负责。在我保存的大量出神入化的水彩画中，他所勾勒描绘的各种草图清晰可见。他的许多构思最后未被采用，因为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反复修改的痕迹。就装璜而言，拿破仑三世时代的风格当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是很容易把几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融合在一起的。在“大厅”侧面，有一间“白色沙龙”，室内家具都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样式，对着房门的白墙挂有壁毯，窗户两侧则摆着白大理石雕像，天花板上绘着腾云驾雾的天使。走进“皮革沙龙”，又换了另一个风格：四壁皆为皮革贴面，上面的图案构成一幅整体画卷——《大卫的胜利》，画中的人比实体还高，正列队向前行进。这是戈瓦尔·弗林克的作品，据说是受伦勃朗素描的启发而绘制出来的。其中有一幅，在我孩提时代给我印象很深：大卫骑在马上，两膝中间夹着歌利亚的巨大头颅，那块深深戳入歌利亚前额的致命石头依然留在原处，只见他两眼翻白，痛苦万状，用笔极为细腻。

“科尔多瓦皮革”反射出耀眼的光彩，呈赭色、红色和金色，好象沙龙的四壁都是它给照亮似的。皮革贴面烘托出一种十七世纪的气氛，而室内的大理石圆柱则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色彩。在主餐厅里，有一个巴伐利亚式木制大壁炉，颇具德意志特色，不过嵌在门上的索尔达尼青铜浅浮雕仍然属于意大利风格。

“大厅”确有一种使人沉迷其中的魔力。宏伟的规模，衬上透过玻璃天棚射进来的淡淡的阳光，使它很象教堂大殿。由于结构很高，厅内壁饰只得分作两层。四周挂着翠绿色的天鹅绒，上半层则围满了壁毯。其中一条壁毯在1870年被割破了；其余的在1940年德国人占领时期全部丢失了。下半层挂着许多画，所在位置与平视视线相齐。我祖父珍藏的不少名画中有几幅就挂在那里，如安格尔为我曾祖母贝蒂绘的著名肖像、旺迪克绘的《多里亚侯爵夫人》（这幅画后来赠送给卢浮宫了）、庚斯博罗绘的迷人的妇女肖像、弗朗茨·阿勒绘的《玫瑰夫人》等等。另有几幅罗马皇帝的胸像，似乎在那里守卫着什么。在高大的大理石壁炉上面摆着一幅袒胸露臂的妇女画像。开向过厅的两扇宽阔房门旁边，各有一对黑奴塑像，高达数米，肩膀仿佛承受着天花板的全部重担。在大厅角落里，分别摆着弹子台、钢琴；四边设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隔间，结构精巧，遮壁全用坚固石片、乌木、象牙镶嵌而成。同时，厅内还摆设了各式沙发、靠椅、坐凳、五斗橱以及放满了奇珍异宝的木桌等等。这些家具圈定了各种不同的活动范围，任人选择：或是避开人群、静心读书，或是聚会、谈话、游戏，皆能使人各有其所。大厅中央摆着一圈沙发，中间立着一个大理石圆柱，顶端有座十八世纪的古老时钟，钟框上面是双肩擎天的阿特拉斯神像。德意志盔甲、意大利雕塑、佛来米壁毯、拿破仑三世时代家具、法兰西青铜器、维多利亚时代座椅、各式器皿

以及小巧玲珑的摆设等等，风格迥然不同，令人目不暇接。人们有意识地把它们布置在同一个厅里，于凌乱中见和谐（富于美感的凌乱正是艺术产生的效果）。厅内悬挂的不同流派的绘画，构成了绚丽多彩的群体。大厅很高、很宽，把厅内的装饰鲜明地衬托了出来，因此产生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氛，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这大概就是室内装饰家和古董收藏家所称的“罗特希尔德风格”吧。后来的罗特希尔德家族成员的住宅布置，大多与此相仿：整体装饰属于拿破仑三世时代风格；室内有各种摆设，特别是从舒适、惬意考虑而混放在一起的皮革制品、盆花、观叶植物、家人照片、小巧别致的艺术珍品以及版本罕见的书籍……所有这些使这种时代气氛更加浓厚了。

即使没有客人来访，我的父母带着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度日，也丝毫没有那种在茫茫穹隆之下被人遗忘的感觉。除了“大厅”、“白色沙龙”、“皮革沙龙”之外，这一层还设有两间餐厅、若干配膳室、一间弹子房、几条过廊……另有一间沙龙，这间沙龙靠近我母亲住的套房，主要供家人使用，墙上挂的大多是根据布歇设计的图案制作的博韦壁毯，其上点缀着乡间风景画，笔触轻巧，镶有木雕画框，使整个房间显得更加温暖宜人。这里总是生着火，火苗映得粉色和红色挂毯更加鲜艳夺目。长沙发上铺着皮衬套，使人倍感舒适。我母亲非常喜欢呆在这里，把我们叫到她身旁，聚在一起。所以说，这间沙龙主要是家庭生活场所。

最后，在用作客厅的底层建筑的另一头，拐角处有一间小屋，被称作“犹太教堂”。我的曾祖父曾在这里举行过安息仪式。直到我父亲时代，这间祈祷室还保留着他用过的跪凳、斜架和经书。由于我的父亲不再象他那样恪守宗教生活戒律，因此也就很少到那里去了。

底层的沙龙很大，天花板又很高，因此，通往上层卧室的

楼梯自然也十分宏伟、壮观。沿着楼梯的墙壁挂着英国著名动物画家斯奈德绘的多幅巨画，画面上的场景与沙龙里的狩猎画，如鲁本斯的《狄安娜与仙女出发打猎》以及法国画家德波尔特和乌德里绘制的织锦画等等，遥相辉映、妙趣横生。

古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设有客宿房间。每套客房都有单独的出入门，里面有寝室、盥洗室、厕所，另外还有单间浴室——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一种享受。客房十分宽敞，多数床上面都有顶帐，四壁罩有饰布，布面上的图案往往就是各套客房命名的由来，如“雉间”、“鸟间”、“花间”等等，既自然又优雅。浴室挂有帷幔，锌质浴盆凹嵌在用桃花心木或涂漆木料制作的衬箱里，极为豪华。当你跨入浴盆洗澡，眼睛看到灰色的锌盆，身体触到光滑的与水温相仿的金属时，就会感受到一种身临仙境的幸福。在室内精巧别致的壁炉里，火苗闪闪发亮，这柔柔的气氛更增加了你的幸福感。此时此刻的乐趣，无疑会使来访宾客感到诧异，至少感到新奇。正是这种细节的安排，而主要不是古堡的华丽装饰、数不胜数的宽敞房间——完全可以与德国宫殿媲美——使纪尧姆一世（当时是普鲁士国王）叹赏不绝。他不无嫉妒地称赞说：“多么漂亮的宫殿！恐怕国王也不敢有此奢望，只有罗特希尔德能够拥有！”

俾斯麦却没有这种感受。他在谈到古堡外貌及其四座角楼时，不屑一顾地撇撇嘴说：“简直象个倒置的五斗橱！”自然，这种评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古堡的建筑颇令人惊异，它与任何一种法国风格都不相同。费里埃的漂亮外貌并未使人流连忘返；它所惹人注目的，倒是那种当时所没有的既追求华丽、又讲究舒适的混合结构。在我看来，毋宁说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风格。

费里埃宅邸建成几年以后，拿破仑三世给古堡增添了帝王气魄。久闻费里埃的美名之后，他决定，1862年12月16日